

二零一一年 秋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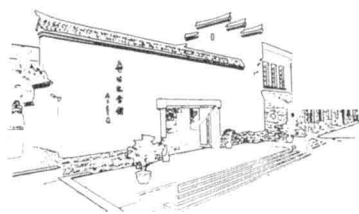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鲁迅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二零一一年

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 2011. 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ISBN 978-7-80745-908-8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9302 号

上海鲁迅研究 2011·秋

编 者:上海鲁迅纪念馆

责任编辑:施恬逸

封面设计:李 荣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8.5

插 页:

字 数:213 千字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908-8/K·143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纪念鲁迅诞辰 130 周年——鲁迅在当今社会

导言	王锡荣(1)
鲁迅展览纵横谈	缪君奇(30)
鲁迅纪念机构历史与现状	施晓燕(52)
鲁迅纪念活动概览	李 浩(81)
鲁迅在德文世界	[瑞士] 冯 铁 万明子 译(117)
鲁迅在韩文世界	[韩] 朴宰雨(127)

纪念新兴版画运动 80 周年

鲁迅收藏和关注过的儿童版画	乐 融(149)
在鲁迅的感召下	
——纪念新兴版画 80 周年	赵修慧(154)
寻找 1945 年后的鲁迅弟子曹白	陈 辽(162)
鲁迅引领曹白“战取光明”	王祚庆(168)

《周文文集》首发式暨周文文物捐赠仪式

《周文文集》首发式暨周文文物捐赠仪式在上海鲁迅

纪念馆举行	北 海(174)
-------------	----------

在《周文文集》首发式暨周文文物捐赠仪式上的致辞

…………… 王锡荣 扈文建 孙 巍 淡国芳

何 瑛 王 莹 何 枫(176)

为“周文文库”再次捐赠文物 …………… 周七康(194)

史料·辩证

鲁迅在关东州文坛影响二则

——兼对《中国小说史略》一处注释的异议 … 李春林(199)

关于东京“左联”重建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

艺术活动(续) …………… [日]小谷一郎 王建华 译(206)

鲁海漫谈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关系述略 …………… 邱作健(226)

我观“鲁迅的愿景” …………… 乔丽华(234)

鲁迅小说的“复调”问题 …………… 苏庆明(239)

读书杂谈

真实的人,真实的书

——浅评陈漱渝先生的《沙滩上的足迹》 …… 唐正杰(252)

呼唤真的知识分子

——《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读后 …… 张梦阳(258)

《解构语境下的传承与对话》序 …………… 古远清(261)

编后

CONTENTS-Autumn

Commemorating 130th Anniversary to Lu Xun's Birthday :

Lu Xun in Today's Society

Introduction	Wang Xirong(1)
On Lu Xun exhibition	Miao Junqi(30)
On Lu Xun's memorial institutions	Shi Xiaoyan(52)
Lu Xun's commemoration Overview	Li Hao(81)
Lu Xun in the German world	
..... [Germany]Findeisen, Translated by Wan Mingzi(117)	
Lu Xun in the Korean world	[Korea]Piao Zaiyu(127)

Commemo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to New Print

Campaign

Children's printmaking Lu Xun had collected and	
concerned	Le Rong(149)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u Xun	Zhao Xiuhui(154)
Lu Xun's disciples Caobai after 1945	Chen Liao(162)
Lu Xun lead Caobai to fight for light	Wang Zuoqing(168)

Ceremony of "Zhou Wen's Collected Works" Premiere and

Present Zhou Wen's cultural Relic

Ceremony of "Zhou Wen's Collected Works" premiere and	
Present Zhou Wen's cultural relic was held in Shanghai	
Lu Xun Museum	Beihai(174)

The speech in the Ceremony of “Zhou Wen’s Collected Works”
premiere and Present Zhou Wen’s cultural relic

..... Wang Xirong & Hu Wenjian & Sun Wei

& Dan Guofang & He Ying & Wang Ying & He Feng(176)

Present cultural relic to Zhou Wen’s library Zhou Qikang(194)

History • Textual Research

Lu Xun’s influence in the literary of Kanto states

..... Li Chunlin(199)

Literary arts that Chinese students abroad did after the China

League of Life-Wing Writers rebuilt in Tokyo (continuation)

..... [Japan] Kotani Junichiro,

Translated by Wang Jianhua(206)

Random Talk on Lu Xun

Lu Xun’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eat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Qiu Zuojian(226)

On Lu Xun’s Vision Qiao Lihua(234)

The “polyphonic” of Lu Xun’s fiction Su Qingming(239)

Book-Reviews

Real people, real books-on Chen Suyu’s *Footprints*

on the beach Tang Zhengjie(252)

Call for true Intellectuals Zhang Mengyang(258)

Preface of *Heritage and Dialogue in the Context*

of Deconstruction Gu Yuanqing(261)

Editor’s Notes

纪念鲁迅诞辰 130 周年——鲁迅在当今社会

导 言

王锡荣

引言：追问鲁迅究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2009 年 12 月起，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鲁迅思想系统研究”课题启动。这个项目提出的背景，是 2006 年前后鲁迅之子周海婴及其长孙周令飞提出了“鲁迅是谁”的追问。在鲁迅逝世 70 年后提出这个追问，其意义并不在于推翻之前的所有鲁迅研究和评说，而在于，经历了太多跌宕起伏的社会风波，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取向嬗变的人们，希望在 21 世纪的今天，回眸 20 世纪，能够以一种更加冷静、更加清醒、更加公允的眼光来看待鲁迅及其对今日的意义，或者还包括希望洗去鲁迅身上很多外加的色彩，从而能够得到更加接近真实的鲁迅本相。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加缠绕人们、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是所谓“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从鲁迅逝世后就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还很耸人听闻。实际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中看鲁迅，而在于看出提问者、回答者、评论者们如何看鲁迅。其实这根本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鲁迅没有活到现在，讨论也全是揣测。但无论结论如何，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归根到底人们要追问的，其实是

这样两个相关联的问题：

1. 鲁迅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看？

2. 鲁迅对今日有何意义？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要有说服力，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史料佐证，还需要更加具有逻辑力量的论证。但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个问题本来见仁见智，无数名人或非名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法和看法，面对 21 世纪更多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们，是否真能“说”而“服”之也绝非易事。于是有人就想到开展一些实际的调查，试图站在相对客观的、“历史的”立场上，来系统地厘清鲁迅的思想脉络，与此相关联的是：鲁迅在今日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比较好的是做一个社会调查，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来由。

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来进行关于鲁迅社会影响的调查活动，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调查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是由专家收集资料撰写，集体评审；二是通过抽样问卷调查，了解普通民众对鲁迅的认知程度和态度。我们请的专家不仅有国内研究者，而且有国际上的鲁迅研究专家和汉学家。他们对资料的掌握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们带有主观色彩。既然带有主观色彩，即难免受本人观点影响，而每个人观点上可能的局限性，就难免带来调查结论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抽样问卷调查应该更加客观公正，但依然不能排除问卷设计的片面性、调查员的导向性以及调查分析员的观点影响等等，给调查带来倾向性。但是，这是任何调查都无法避免的，我们只能通过集体的事前规范、中途调整和成稿审议来把握，力求避免和减少这种倾向性。

如果不带偏见，没有人会否认鲁迅的社会影响，差别不过是在于如何更客观准确评价而已。这也正证明我们的调查是有价值、有意义并且有现实基础的。

鲁迅的社会影响,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可以从思想影响、精神影响、社会影响、文化影响等方面来考察。但很多时候,这些影响是相互纠缠、混合在一起的,人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以上各个侧面的混合体,很难抽出来单独分析。例如思想影响和精神影响似乎是界线不清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本身就是交叉的概念。事实上这些影响本来就是综合地混合地发生作用的。当我们对某一个侧面进行梳理的时候,是可以单独展开讨论的,但是要从总体影响的层面上来观察,就还得综合地看。而且,我们的目的不是来进行论述,而是要拿出事实。因此,我们的调查从中国本土和海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在中国本土,我们设计了研究出版、纪念活动、展览、美术活动、作品教学、文艺创作与改编、纪念设施与相关机构、遗物保护、商业经济活动、家族及弟子等 10 个方面;关于鲁迅在海外的影响,当然不能像国内那样分述,而是综合地反映的。我们按照地域和人群线索,设计了鲁迅在英语世界、海外华人世界、日本、俄罗斯、韩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阿拉伯世界、波希米亚-斯洛伐克、还有在台湾地区,也是共 10 个区域,分别邀请不同国家地区一批学者来开展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就此而论,这次动员的调查力量也是空前广泛的。

作为社会调查报告,我们要求,各位专家以调查材料为依据,客观描述,尽力避免主观化的论述。当然事实上每个专家都有自己的鲁迅观,在描述中自然也难以完全避免主观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专家都做得比较好,尤其是海外的专家们比较有经验,较好地把握了调查报告的基调和分寸。国内调查者较多来自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南京的博物馆、纪念馆,也有的来自大学和其他机构。这些人员多数掌握较丰富的资料,但对社会调查及其撰写方法相对陌生。经过课题组的集体审稿,提出修改意见,几经修改,才有了今天这个面貌。

至于问卷调查方面,我们通过与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和上

海大学城乡抽样调查中心的合作,共同设计调查问卷,设计出问卷,共 50 题,采用城乡抽样调查的成熟调查方法和流程,共印发 3 000 份,在北京、上海、广州、绍兴、南京、厦门 6 地,通过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组织力量,在观众、社区、学校、部队、企业中抽样调查,每地 500 份。事先我们对调查员进行了远程指导培训,然后由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科学分析,得到目前的结果,我们认为还是合乎逻辑的。

鲁迅社会影响的演变历程

鲁迅的社会影响演变历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很难从时间上加以清楚划分。但是,随着历史发展,鲁迅的影响发展过程也是有着不少明显的重大节点的。为了便于分析,可以粗略分为 4 个时期:

1. 生前
2. 逝世—1949 年
3. 1949 年—1977 年
4. 1977 年至今

但这显然太粗略了,“生前”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前二十八年”也不是铁板一块,新时期也是有不同阶段的,因此若稍加细分,可以分为 9 个时期,可能更加精细准确些:

1. 初萌期(1902—1917)
2. 爆发期(1918—1927)
3. 辉煌期(1928—1936)
4. 扩展期(1937—1949)
5. 普及期(1950—1966)
6. 扭曲期(1967—1976)
7. 再兴期(1977—1986)
8. 迷失期(1986—2001)

9. 转型期(2001年至今)

让我们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来考察鲁迅社会影响发生发展的轨迹。

1. 初萌期(1902—1917)

这是鲁迅社会影响发生的起源和最初的状况。追根溯源,最早从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有了萌芽。首先在留学生中,鲁迅参与了一些与孙中山革命有联系的爱国活动,包括光复会组织活动等,也参与了《留学生取缔规则》风潮等活动,发表过一些意见。同时,他撰写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5篇激情澎湃的论文,在当时留学生中也有一定影响,而后来逐渐发酵,对后世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大大超过了对当时的影响。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鲁迅这些论文的深刻思想价值,其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思想理论界的影响还将日益扩大,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分量越来越重。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教书。后来有当时的学生写文章回忆鲁迅,记述鲁迅以他的新式教育思想和行为影响了学生,例如教人体生理学,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生理学和性教育课程。后来参加了“木瓜之役”,在团体中发生了影响。1910年回绍兴,参与学校管理,在辛亥革命中迎接革命军,并参与临时政府的教育管理活动,进一步扩大其在绍兴的社会影响。

1912年是鲁迅社会影响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鲁迅的前辈蔡元培进了新政府,担任教育总长,随即将鲁迅招至麾下。鲁迅在教育部,一是通过他担任主管的部门,在博物馆、图书馆、展览事业中发挥作用,例如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接收《四库全书》,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莱比锡博览会筹备,审定国歌、审定注音字母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也许是巧合,鲁迅还担任了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股主任,起了中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同时,通过他的私人交往,与一批知名人士往来,对他们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鲁迅发表的《拟播布美

术意见书》，设计的国徽、北大校徽，都在文化上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知名度还很有限，当时多数人甚至并不知道鲁迅有这些贡献。

这一时期鲁迅社会影响的特点是延后性。就是说，在当时可能并没有即时发生显著影响，但日后逐渐显现其深刻价值和意义。

2. 爆发期(1918—1927)

真正重大的转变发生在 1918 年。这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这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啻一颗重磅炸弹。由于此前新文化运动停留在理论倡导，缺乏创作实绩支撑，因而进入瓶颈，渐露颓势。这时鲁迅的出现，给文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尤其让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觉得眼前一亮。之后人们对鲁迅的创作评论颇多，给新文学创作、新文化运动的持续深入发展，带来了活力。同时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冲击力更加广泛。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对鲁迅的理解最有代表性：“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之后鲁迅的创作接连发表，影响越来越大。每一篇作品出现都会加强新文化的冲击力，到 1921 年《阿 Q 正传》发表，又使鲁迅的影响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很多有劣迹的人，都会自动对号入座，生怕自己就是作品中的某某人。可见鲁迅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再到 1923 年，《呐喊》出版，鲁迅的影响又有突破性的扩大。

另一方面，从 1920 年开始，鲁迅开始在各大中学校任教。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师大的任教，使他的影响力迅速增长。在《呐喊》出版的同一年（1923），鲁迅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

略》出版,这又在学术上给鲁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带来深远的影响。这时候,逐渐形成了所谓北大“三沈二马二周”的说法,“二周”即鲁迅周作人兄弟。

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巨擘陈独秀胡适对鲁迅的态度就可知其影响。陈独秀对鲁迅的小说,明确地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看他写给鲁迅兄弟的书信,就可以知道,他们编辑《新青年》,是十分仰赖鲁迅的小说、周作人的小品的,不仅来者不拒,还要时时求稿。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两位该刊核心成员的来稿,《新青年》会显得苍白空洞。当然,别人也写了不少好文章,但周氏兄弟的文章显然使这刊物生辉,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使胡适、陈独秀们提倡的“文学革命”有了“实绩”。鲁迅之所以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固然是由于钱玄同、刘半农等的力促,自然也包括陈独秀。而后来勉力为《新青年》作文,则与陈独秀关系更密切一些。《呐喊》也是在陈独秀的极力敦促之下才决定编辑出版的。

胡适 1922 年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在当时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其中对鲁迅作了这样的评价:

至于这五年来白话文学的成绩,……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个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三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 Q 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后来的台湾大学校长,他在《新潮》月刊 1919 年 2 月号写道:“《新青年》里的好文章,……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 (Symbolism) 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

同年 4 月,傅斯年又在《新潮》发表《一段疯话》,说:“……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5 月,他又在《新潮》里答鲁迅的信,除了诚恳接受鲁迅对其

新诗的批评,并恭维鲁迅“《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在同一期里,他还写了一篇《随感录》,其中说:“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侯先生是能做内涵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的一位健者。”

另一位文学界大腕级人物茅盾,1921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其中说:“过去三个月中的创作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新青年》九卷一号),……我觉得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第二年他又在《通信》中写道:“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在是一部杰作。”

到1923年,鲁迅的《呐喊》出版后,茅盾写了那篇著名的《读〈呐喊〉》,称《狂人日记》为“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概括给人的印象“只觉着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像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阿Q正传》给读者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

由此可见,当时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公认的。他的影响已经遍及读书界了。

《小说月报》1922年3月号上汪敬熙的《为什么中国今日没有

好小说出现?》一文,尽管认为当时没有多少好的小说,但也承认“文学革命之声叫了四五年了。但是看看文学界的现状如何?……小说的杰作不过只有鲁迅先生的《药》、《明天》、《一件小事》,及冰心的《一个兵丁》几篇短篇小说而已”。1923年8月31日《民国日报》一篇记者报道更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了‘划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正红色的封面上印了书名‘呐喊’和著者‘鲁迅’四字,内容包含着鲁迅先生五年来(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小说创作底全部,一共十五篇。虽然这些都是曾在杂志和日报上看见过的,然而现在一齐收集了,便更容易领略他底技术和思想底特色,所以虽然只是旧稿,也就足以使我们另有新的欢喜在心里跃动了。”作者甚至统计了鲁迅的创作,发现鲁迅创作最多的年份是1922年,月份是10月,因而说:“我们倘可照这表面而陈述我们的希望,恐怕谁都希望他此后在年都如一九二二年,在月又如十月的吧!至如那些时常说‘我最爱读鲁迅’的朋友们,这更不消说得了。”

此外还有1923年的《时事新报》有署名“Y生”的,也写了一篇《读〈呐喊〉》,这样说道:“近年文艺界中,虽有很多努力的人,在辛勤的播种,但收获的总太少。就创作小说而言,也不过几种,其中有独树一帜特殊的作用,收效最大,最使我们满意之作,就要首推一位化名‘鲁迅’君新近出版的《呐喊》了。”同年出版的《小说年鉴》则收入鲁迅的小说5篇。

这是1923年在当时文化之都的上海报纸报道,而鲁迅当时住在北京。这足见鲁迅作品在五四时期的风行。从此以后,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基本上已经奠定了。

之后,正如茅盾预见的,有很多人在创作上学习、模仿、吸收、借鉴鲁迅的创作方法,在几十年中不断有追随者,他的理念被很多人接受,他的创作方法成为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法则。

与此同时,鲁迅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这又是一个重

要的事件。据目前所知,1923 年范祥善等编辑、胡适等校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最早选入鲁迅先生的《故乡》、《鸭的喜剧》等篇章。^①之后就接连有教科书收入鲁迅作品了。而且长盛不衰,并且收入篇目越来越多。

1924 年,北京女师大风潮渐起,鲁迅在这次学生运动中,坚定站在学生一边,并成为教师“校务维持会”的中坚,起草两个宣言,之后在学生中威望大增,成为这一运动中的灵魂人物。

事实上,到 1925 年,思想文化界对鲁迅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地步了,例如王铸的《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先是说“鲁迅先生是一个文艺家:文艺家的心灵,是超越了现代,捉住了那时代的心底深处,而给以表现者”。接着又说:

是的,鲁迅先生虽与我们一样,同住在这个世界里,但他能够看出社会病和一切现世相来:他的口,能作预言的喇叭;他的灵视,能观察出现象背后的实在性来,我们就不行,虽然也有和他同样的感觉器官。

但也正因为鲁迅先生的思想,能超越了时代,所以愈会被一般人不了解。

说鲁迅是预言家,说他的眼光是“灵视”,似乎已经有一层神秘色彩了。这种评价实在不能说不高,按照后来“神化”论者的逻辑,或许这已是“神化”的苗子了?

另一个鲁迅的“粉丝”表现出来的态度,简直已经顶礼膜拜了:孙福熙在《我所见于〈示众〉者》中说,他一得知鲁迅发表了小说,立即就急于读到,读时就感到自己不能读懂其一半,因为“他多少年以来所有的境遇的崎岖,加以他观察的锐敏,使他看透世情”。他真诚地表示:“若论他的艺术,可惜我的知识太浅,也不能尽量懂得。”他还透露:“应本报征求青年爱读书者三百〇九人中